

# 今日「正教教會」的簡單素描

## 拜占庭正教教會信友的觀點

胡國楨<sup>1</sup>

近幾年來，本文作者常以大公主義精神與正教教會在台的司鐸及教友們交談，因而閱讀了一些正教司鐸介紹的正教作品。如今，願儘量客觀地從正教本身的立場，向在台灣的基督信徒給今日的正教教會做個簡單的素描。在台灣的基督信徒，不論天主教友或新教人士，對正教教會都很陌生，希望本文對大公精神的合一運動能有初步的催化作用。

### 一、本文寫作的因緣

基督信仰世界中的「正教教會」（Orthodox Church），雖然於十九、廿世紀期間，在中國大陸的東北及內地各大都會區中，已經發展得具有相當的規模，可惜1950年之後，卻因政治因素的變化而消失了。五十年過去了，廿一世紀來到，中國兩岸三地的政治及社會情勢開始有了重大變遷，基督信仰在中國人民中的發展又有了一波新的契機，正教教會有志之士們願意再一次來叩中華文化的大門。香港及台北是他們的第一站。青年司鐸李亮神父（Rev. Johan George Mourtos）就這樣來到了台

---

<sup>1</sup> 本文作者：胡國楨神父，耶穌會士，輔大神學院神學碩士，現執教於輔大神學院及宗教系所，並任本刊執行主編。

北。

筆者是在台灣生長養成的「公教教會」(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司鐸,廿多年來一直從事神學及宗教學相關的教育工作。近幾年,筆者在輔大宗教學系開設「基督宗教教派研究」的課程,常常在週末或主日帶領學生參訪不同宗派的教會,體會體會每個教會崇拜禮儀的特色,聽聽他們的牧者及信友的自我認識及心聲。這是以實際行動響應宗教交談,在基督宗教世界裡踐行大公主義理想的教學活動。這對廿一世紀的基督信仰學術發展,在實踐及理論方面,相信都有其必要性。筆者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中認得了單槍匹馬來到台灣為正教教會開教的李亮神父。

李亮神父在台灣的首要工作,當然是學好中文,並磨練與中國人交往的進退應對之道。此外,他與我們在輔大神學院及宗教學系教書的老師們也發展出不錯的情誼,有時我們帶學生前去他的教會參訪,有時他也會應邀來輔大為我們的學生講解基督宗教東方傳承裡的學術思想、靈修特質及禮儀崇拜。

與李亮神父交往,偶而也談及「東正教會」的意涵。有一次,李亮神父很嚴肅地對我說,他不喜歡被稱作「東正教的神父」,就像我大概也不太喜歡被稱作「西公教的神父」吧!「公(天主)教」就是「公教」,沒有東西之分,「俄羅斯天主教」的神父,是公(天主)教的神父,不可稱之「東公(東方天主)教的神父」;同理,他是「正教教會」的神父。東方基督徒之中有與正教教會共融的團體,也有與公教教會共融的團體;同樣,西方基督徒裡有與公教教會共融的團體,也有與正教教會共融的團體。所以他是在台灣的正教教會李神父,而不喜歡被稱作東正教在台灣的神父。

這番說法，使我聽得不知如何回應，於是李亮神父就拿了一些簡單描寫「正教教會」(Orthodox Church)的書籍讓我閱讀。這些簡介，都是正教人士爲了讓西方教會讀者正確了解正教教會而寫的，讀了這些作品，我對「正教教會」的自我描述有了概括的印象。爲了讓在台灣的天主教信友，能有機會更妥當地與正教信友交談，因此，筆者雖然是一個天主教司鐸，但還是願意冒然地，盡量站在「正教教會」本身的立場，幫他們介紹他們的教會及信仰給天主教的朋友。

## 二、「不為人知，但又人所共知(格後六9)」的世界

150年以前，在主曆1846年時，一位有名的俄羅斯神學家(Alexis Khomiakov；下稱「柯氏」)，給他的英國友人寫信時，曾如此說：

「所有新教徒都是負向的天主教徒(All Protestants are Crypto-Papists)……若以簡單的代數語言來說，所有的西方人都有著相同的數值[a]，天主教徒只不過是冠上了正號[+]，而新教徒卻是冠上了負號[-]罷了，兩者的數值[a]終究是一樣的。但是，要是從西方走向正教的世界，似乎就真的要跟西方的過去歷史相背離，跟西方的學問、信念和生活相背離了。<sup>2</sup>」

當柯氏說到數值[a]時，他心中事實上在想：西方的基督徒，不管他是「自由派教會人士」(Free Churchmen)、「聖公會會友」，還是「天主教徒」，對於過去的歷史，他們都有著共同的背景。相同地，(雖然他們可能不太願意承認，)他

<sup>2</sup> 引自 W. J. Birkbeck, *Russia and the English Church*, p.67.

們全都深受同樣的歷史事件所影響：例如，都受到中世紀的教宗中央集權及士林神哲學的影響，也都受到新教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以及天主教對應宗教改革之運動（Counter-Reformation）的浪潮所影響。

但是，正教各教會的成員<sup>3</sup>的背後，卻有著與西方教會信徒非常不一樣的背景。他們甚至不認識（以西方觀點而論的）中世紀歷史；也沒有遭遇過新教的宗教改革，以及天主教相對的宗教改革的各種經歷；他們只不過受到了十六、七世紀時，改變西歐的那次文化及宗教上大動亂的側面影響而已。

一般說來，西方的基督徒，不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信友，開始會問的問題都是一樣的，雖然他們的答案可能會不一致。然而，正教教會的信友不僅只是答案與西方的不相同，甚至連所問的問題都會與西方的不一樣。

正教教會以與西方不一樣的觀點來看歷史。現在讓我們談談正教教會在面對西方教會之間的爭辯時的態度吧。在西方，一般人會想天主教與新（誓反）教是站在兩個極端上說話的；但，對一個正教教會成員來說，他們兩者只不過是反映出同一硬幣的正反兩面而已。柯氏會稱教宗為「第一個誓反教徒」、「日耳曼理性主義之父」；同理，他也毫不懷疑地會認為「基督徒科學派的教友」（Christian Scientist），只不過是一位言行有所偏差的天主教徒而已<sup>4</sup>。

柯氏 1847 年到牛津訪問時，曾有一位聖公會高教派人士向他請教：「我們如何才能防止誓反教的不良影響？」他的回答

---

<sup>3</sup> 例如：希臘正教教會、俄羅斯正教教會，以及其他的正教教會。

<sup>4</sup> 請參閱：P. Hammond, *The Waters of Marah*, p.10.

是：「甩掉你那以羅馬天主教為主的觀念罷！」天主教與新（誓反）教兩者，在這位俄羅斯正教的神學家眼中，幾乎是兩個一起成長的東西；相似地有如分享著同樣的祖先遺產，因為新教其實就是由天主教懷中的卵所孵出來的。

柯氏說得十分正確：對西方人士來說，正教教會正是「一個新而不為人知的世界」。正教教會絕不是一個少了教宗的天主教會；而是與任何一個西方教會體制都不相同的教會。這「不為人知的世界」對某些西方人士來說，似乎又顯得很近，他們會覺得它雖然與我們不同，但又有點熟悉感。他們會不自覺地肯定說：「我相信就是這樣！」這正是許多人的反應，自認為對正教教會知識知道的真不少，也如此教導給別人；但是他們所說的，其實只是部分正確。

東方的希臘語教會及西方的拉丁語教會，各自獨立分別成長，雙方各自走各自的路，已超過了九百年之久。不過，在最初幾個世紀裡，基督信仰世界兩邊是有著相同的背景的。亞大納修（Athanasius；295~373）和巴西略（Basil；約 329~379）雖然生活在東方，但他們卻是屬於西方拉丁傳統的；而生活在法蘭西、英格蘭，或愛爾蘭的一些正教（母語是希臘文的）信徒，也都成了他們生活所在地民族國家的聖人，例如：英格蘭的 Alban（殉道於 249~251 年間教難）、愛爾蘭的 Patrick（389~461）、英格蘭的 Cuthbert（卒於 687）、英格蘭的 Bede（672~735）、巴黎的 Geneviève（422~500）、坎特伯里的 Augustine（卒於 604）。他們都不是以外地人的身分，而是以當地教會在地人的身分被尊為聖人。在那時代，全世界只有一個基督宗教共融體，所有教會都屬「正統教會」，因此全歐洲都屬正教教會的範圍，猶如今天的希臘及俄羅斯一樣。

柯氏寫上述這封信的年代是 1846 年。這時候，事實上，東西教會雙方靠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彼此認識的機會非常少。其實，稍早 1830 年代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甚至連聖公會首席的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存在都不知道呢！不過，就從 1840 年代以後，情勢就有了大轉變。旅行越來越容易，身體上的阻隔被打破了。甚至於，連旅行都已不再是必要之舉了：一個西方世界的公民，若想要以第一手資訊來觀察正教教會，他已不再需要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因為，許多希臘人士因了經濟的理由而往西方遷移；斯拉夫人也因受到政治迫害，而離開故鄉遷往西方世界。他們同時也把自己的教會帶來了，在整個歐洲、美國及澳大利亞等地，建立起正教教區及堂區的網絡，也蓋起了神學院及隱修院。

其中最重要的發展是，廿世紀期間，在許多不同教會的基督徒之間，興起了一股空前而急迫的渴望：「使所有基督徒能有可見的合一」之風，而這一點，也激起人們對正教教會產生了新的興趣。這時，全世界各地都已散列了許多希臘及俄羅斯人的生活社區（Greco-Russian diaspora），所以，那些原本就關心基督徒再合一的西方基督徒們，也開始意識到與正教教會的關係，而急切地希望了解更多有關正教教會的一切。其實，在探討基督徒再合一的議題上，正教教會能夠提供的貢獻，常常有想像不到的靈感：這是因為正教教會擁有西方教會完全不同的背景，他們可以幫忙打開一條全新的思路，給一些持續無法解開的老困境，指出一條可行的解決途徑，這途徑以往一直都被忽略了。

西方教會中總沒有缺乏過胸襟開擴之人，他們絕不會只把基督信仰的國度局限在坎特伯里（聖公會）、日內瓦（長老會），

或羅馬（天主教）；然而，過去這類人物所發出的是「在野之聲」，現在不同了，他們的聲音成了「顯學」。雖然東西教會雙方持續疏離的時間超過了九個世紀之久，分裂的效果一時還無法立刻消失，但至少合一之路業已開展出來了。

### 三、基督信仰世界的三次大分裂

「正教教會」是什麼意思？這就要從基督信仰世界的分裂談起。基督信仰世界主要有過三次的大分裂。粗略地說，各次大分裂發生的間隔，大約都是 500 年左右。

#### （一）第一次大分裂（第五、第六世紀）

第一次大分裂是發生在第五、第六世紀。這次分裂使今日所說的**東方正統教會**（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從基督信仰世界的主流共融體之中分離出來，這些教會又分成兩大族群：**東邊的教會**（The Church of the East）<sup>5</sup>，以及**五個非加采東教會**（Non-Chalcedonian Churches）<sup>6</sup>：(1)**安提約基的敘利亞教會**（Syrian Church of Antioch）<sup>7</sup>、(2)**印度的敘利亞教會**（Syrian Church in India）、(3)**埃及的科普替教會**（Coptic Church in Egypt）、(4)**亞美尼亞教會**（Armenian Church）、(5)**依索比亞教會**（Ethiopian Church）。

<sup>5</sup> 這教會主要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境內，有時稱作「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聶斯多略教會」（Nestorian Church）、「加勒底教會」（Chaldean Church），或「東敘利亞教會」（East Syrian Church）。

<sup>6</sup> 慣用的神學詞語是「一性論的教會」（Monophysite Church）。

<sup>7</sup> 又稱「雅各伯的教會」（Jacobite Church）。

雖然**東邊的教會**曾經一度發展成很大的規模，但今天只有不超過 55 萬人；**非加采東教會**族群總加起來約有 2700 萬人，這兩大教會族群有時被冠上「少數的」（lesser）或「分立的」（separated）東方教會（Eastern Churches）的頭銜，不過這類頭銜最好避免使用，因為它的價值判斷太明顯了。

第一次大分裂，除了上述**東方正統教會**之外，其餘仍在基督徒主流共融體內的所有教會團體，全都與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以及羅馬教宗雙方維持共融合一的關係。這些教會所組成的共融體，也被稱為「**正統教會**」（Orthodox Church；本文為區分「**東方正統教會**」起見，特別譯為「**正教教會**」）。這些教會幾乎全部都生活在羅馬帝國境內，帝國西部以說拉丁文為主，帝國東部則以說希臘文為主。這些位於帝國東部說希臘文的教會族群，一般不稱他們是「東方的」（Oriental），而稱他們「東部的」（Eastern），亦即「**東部正教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以下也稱「**拜占庭東正教會**」）<sup>8</sup>。換句話說，第一次基督信仰世界的大分裂，使得「**東部正教教會**」或「**拜占庭東正教會**」的名稱出現，這個名稱所指的教會族群，局限在羅馬帝國東部說希臘文的地區。

---

<sup>8</sup> 這裡「**東部正教教會**」中的「東部」，指的是位於「羅馬帝國東部」說希臘文地區的教會，所以謝為霖神父將這個教會的中文名稱翻譯為「**拜占庭東正教會**」；相對於此，位於「羅馬帝國西部」說拉丁文地區的教會稱為「**西部正教教會**」，也就是下述第二次大分裂後的「**羅馬天主教會**」，並請參閱：謝文，本期 341 頁。為了清楚分別起見，本文隨著謝為霖神父的說法，也稱「**東部正教教會**」為「**拜占庭東正教會**」。



## (二) 第二次大分裂 (主曆 1054 年)

基督信仰世界的第二次大分裂，時間是在主曆 1054 年。這時基督徒的主流共融體世界分裂成兩大共融體：西方歐洲在羅馬教宗領導下的「羅馬公(天主)教會」，以及拜占庭帝國境內的「東部正教教會」；至此，所謂「正教教會」的存在空間，就被局限在拜占庭帝國西部邊界之東的區域之內了。

至於基督信仰世界第三次的大分裂，是十六世紀時的天主教及新教之間的分裂，這就不是本文所談的範圍了。

## (三) 教會分裂與其文化的發展

教會的分裂與其文化的發展是有影響的。基督信仰，以全人類為其福傳使命的角度來看，其初期歷史的發展，事實上與下列三大文化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閃族文化、希臘文化、拉丁文化。第一次的大分裂，把生活在敘利亞境內的閃族基督徒，與基督信仰國度的其他成員割離開了，連帶地也使悠美的閃族式神學表達及靈修傳統的作品，消失在東方正統教會之外的地區。

至於第二次大分裂，則將基督信仰的希臘傳統與拉丁傳統分離開來，如此使得拜占庭東正教會所受到的文化影響，主要來自希臘文化了。不過，不能就因此而說正教教會的神學及靈修思想，只涵蓋了希臘教會的思想而無其他的，因為早期的敘利亞教父及拉丁教父，也都在圓滿的正教神學與靈修傳統中，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 四、正教教會的發展及現況

原本正教教會只局限在羅馬帝國的東部，但也開始擴展到

西部，重要的進展是向北方推進。號稱「斯拉夫宗徒」的聖濟利祿（St. Cyril，827~869）及聖梅篤丟斯（St. Methodius，825~885），於主曆 863 年向北旅行傳教，越過了拜占庭帝國的北方邊界，他們的努力使得保加利亞（Bulgaria）、塞爾維亞（Serbia）及俄羅斯皈依了。後來，拜占庭政權力量逐漸衰落，這些北方的新興教會就愈來愈顯得重要性增加。及至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淪陷於土耳其人之手時，莫斯科公國就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取代拜占庭的地位，扮演起正教世界的保衛者的角色了。不過，風水輪流轉，最近的兩個世紀以來，這種情勢又有倒轉回去的趨向。雖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其往日的榮耀仍無法回復，但是希臘的正教基督徒卻從 1821 年開始得回了自由；反之，俄羅斯的教會卻在廿世紀中有七十年之久，生活在反基督信仰的政權手中受苦難。

談到目前，現在正是正教教會外在發展的好時機。從地理分佈來看，正教教會主要分佈在東歐、俄羅斯，以及沿地中海東岸的地區，包括下列（甲）（乙）（丙）三類「自理的教會」（self-governing Churches）<sup>9</sup>，以及（丁）一些屬於某宗主教區或自主教會管轄的「社區」（diaspora）。

#### 甲. 四個源自古代的宗主教區（Patriarchates）

1. 君士坦丁堡（600 萬信友）
2. 亞歷山大（35 萬信友）
3. 安提約基（75 萬信友）
4. 耶路撒冷（6 萬信友）

雖然這四個歷史悠久的教會信友人數大量縮減了，但他們

<sup>9</sup> 各教會的人數為粗估。

在正教教會中仍佔有特殊地位，受到第一等的尊榮。這四個教會的領袖的職稱，均冠上「宗主教」（Patriarch）的頭銜。

## 乙. 九個自主教會（Autocephalous Churches）

5. 俄羅斯（1~1.5 億信友）
6. 塞爾維亞（800 萬信友）
7. 羅馬尼亞（2300 萬信友）
8. 保加利亞（800 萬信友）
9. 喬治亞（500 萬信友）
10. 塞浦路斯（45 萬信友）
11. 希臘（900 萬信友）
12. 波蘭（75 萬信友）
13. 阿爾巴尼亞（16 萬信友）

這九個教會中，除了波蘭和阿爾巴尼亞外，整個國家全體或絕大多數人民，屬正教教會的基督徒。希臘及塞浦路斯兩教會屬於希臘民族。俄羅斯、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波蘭等四個教會屬斯拉夫民族。俄羅斯、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四個教會的領袖有「宗主教」（Patriarch）的頭銜；喬治亞教會的領袖稱「大公宗主教」（Catholicos-Patriarch）；其他幾個自主教會的領袖稱「總主教」（Archbishop），或稱「都主教」（Metropolitan）。

## 丙. 其他的自治教會（Autonomous Churches）

14. 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5.5 萬信友）<sup>10</sup>
15. 西乃山（900 信友）

<sup>10</sup> 有些正教教會稱「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教會」為自主教會。

16. 芬蘭（5.6 萬信友）
17. 日本（2.5 萬信友）
18. 中國（1~2 萬信友）

這些教會的內部自理，雖然受到最大的尊重，但他們並不擁有完全的獨立身分，因此稱為「自治教會」，而非「自主的教會」。

#### 丁. 正教「社區」（Orthodox 'diaspora'）

正教教會的世界，除了上述的三類教會團體之外，還有一些散佈在西歐、北美、南美、澳大利亞等地的大型正教「社區」。這些流離國外、生活在社區中的正教信友，由法律觀點來說，應該附屬於一個宗主教區或自主教會的管轄，不過有些地區也開始走向「自理」（self-governing）的方向。特別是在美洲（約有 100 萬信友），已經形成了一個自主正教教會的型態了，只不過尚未得到大部分正教教會的正式承認。

### 五、正教教會的特色

正教教會是一群「自理的教會」（self-governing Churches）所組合成的家族（family，或譯「共融體」）。這一家族共融體的結合，並不採行中央集權的組織方式，也不採行「一位高階聖職人員擁有全部的支配權力」的統治方式，他們的結合取決於他們有著**共同的信仰及在聖事內的共融**兩幅度。

每一個宗主教區或自主教會雖是彼此獨立的，但他們之間對於信理的內容都彼此有完全的一致認同，彼此之間也在聖事內有著完全的共融。在正教的世界中，並沒有一個跟羅馬天主教教宗相當的職位存在。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稱為「大公」（普

世) 宗主教，由於東西教會的分裂，他雖在正教共融教會團體中擁有首席的尊榮地位，但他並沒有干涉其他自主教會內部事務的權力。他的地位有點像普世聖公會共融體中的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地位一樣。

正教教會共融體，是每個在地教會彼此獨立自理的組織體系，由於並不施行中央集權制，因而享有高度彈性的好處，面對各種情況的變遷時，都可以很輕易地找到適應之道。若有需要，可以新成立一個自理的在地教會；也可以消滅既有的一個自理的在地教會，然後，若有需要再重新組織回來。如此的變動，並不會給普世整體的教會生活帶來太大的困擾。

有不少「自理的在地教會」(local Churches)，同時也就是該所在地區的「國家教會」(national Churches)<sup>11</sup>，這是歷史因素造成的，以往在正教教會地區中，「教會」與「國家政權」(Church and State)間的聯繫關係常常十分密切。

雖然常常每一個獨立的國家政權都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自主教會」，但是，各教會間的領域劃分，並不必然等同於國家政權的領土疆界。例如，那四個源自古代的宗主教區的固有領域，經過歷史的變遷，已經分屬幾個不同的國家了。因此，普世正教教會共融體是由「自理的在地教會」所組成的聯會，而不是由「國家教會」組成的聯會。正教教會並非建基於「國家政權教會」(State Church)的政治理念。

正教世界中，各個「自理的在地教會」之間，信友人數規模差距很大，俄羅斯教會是信友衆多的一個極端例子，西乃山

---

<sup>11</sup> nation 是指「由同一民族組成的國家」，有的政治學家稱爲「民族國家」；state 是指「統治國家的政權」。

教會則是人數不及千人的另一個極端。同樣，各「自理的在地教會」成立的年代，自古至今都有：有些可以溯及宗徒時代，有些則是廿世紀以後才成立的，像阿爾巴尼亞教會就是 1937 年才正式成爲「自主教會」。

正教教會宣稱自己是「普世性的基督信仰共融體」，絕非是只屬「東方地區」而已。之所以造成過去正教教會只存在於地理上的某些地區，是由於人類軟弱而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使然；不過，從正教教會本身來看，這一教會共融體的存在並非只限於某些地區而已。「正統」（Orthodoxy）這個字有雙重意義：「正確的信仰理念」以及「正確地光榮天主」（即「正確的崇拜行動」）；因此，由正教教會觀點來看，我們的教會保存、護衛，並教導「有關天主的正確信念」，也以「正確的禮儀崇拜」來光榮天主，是普世基督教會的圓滿現實。